

# 飛將在

# 一直都在

· 陳尚勇 ·



作者為官校七十七期，退役後轉入民間，現以航空專業任職於美國Sierra Academy of Aeronautics VP。

高聳的拱洞通道，桶形穹頂，精美藝術雕刻於門牆之上，源自古羅馬帝國為紀念勝利或迎接外出征戰凱旋軍隊所建造凱旋門，獨立地橫跨在大道上，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，流露出聖潔與宏偉。

那年深秋的夜晚，近百位同學排列著大間隔、大距離的隊形，踩著緩慢而莊嚴的步伐、在高唱〈藍天進行曲〉歌聲的引領下，邁出了母校凱旋門，我們以不同的形式，奔赴並守護藍天；凱旋門前老鷹銳利卻又不失母性慈愛的眼神，見證了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年輕的空軍軍官，傳承著「筍橋精神」，為了保國衛民、守護民主，揮灑著自己的青春、熱血，甚

至於生命。

一個時代的歷史，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、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，是由一群英雄與無數的無名英雄，以血、汗、淚及悲歡離合所塑造的。九十年的歲月，除了彷彿一部近代史外，也為這個曾經徘徊在絕望與希望、失敗與成功、毀滅與重生的時代，打造出無數的英雄。

創建在烽火漫天的年代，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，筍橋人前仆後繼地奮勇駕機戰鬥於雲霄，年輕鮮活的生命就此走向了戰場，飛向了藍天，為了國家，為了使命，他們燃燒短暫的生命，成為那黑暗歷史的時刻裡一抹亮光。在「我們的身體、飛機和炸彈，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。」悲壯訓詞的背後，是有一千七百餘名筍橋人，血灑長空，以身殉國。

閻海文、沈崇誨、周志開、劉粹剛、樂以琴、陳錫純……一個個我們或許熟悉、或許陌生的名字，他們將自己獻為活祭，建構了民族得以延續的生命線。他們把對飛行的熱愛、對天空的憧憬，滿腹國仇家恨，縱橫捍

闖，兒女情長，全然化作命運的音符，飄揚在藍天雲間。

成長在風雨飄搖的年代，身處於防堵赤禍蔓延的時局，筍橋人無所畏懼地走向暗黑的天空，晝伏夜出突破鐵幕，或臨近太空或緊貼地表，每一次起飛可能都是永別，每一次落地都必須感謝上帝。儘管在刀鋒的邊緣，生死勝敗皆在一瞬之間，他們卻不曾想過命運會如何地牽引，更不曾忘記對國家的忠誠和翱翔碧空的初衷。近百名筍橋人用絢爛而短暫的生命，讓外界窺探了鐵幕內的未知。

陳懷、李南屏、周以栗、李德風、傅惠湘、王守信……一個個許久後我們才得以知曉的名字，他們斬斷自己的未來，換取了不沉航母永續發展的命脈。他們把自身對生命的熱愛，



空軍官校二十八期畢業典禮在岡山舉行，最初入學禮在百四十五位，畢業時僅剩二十七位，成績第一名為陳懷（照片為吳厚明提供）。



飛行是流血賣命的，但  
覓橋人爲了國仇家恨，  
爲了至親至愛，義無反  
顧地投身藍天蒼穹（照  
片爲李家驤提供）。

轉換讓他們所愛的人能擁有未來。飛越五嶽三江、雄關要塞，愛戀與榮耀，最後皆任憑無情的秋風，灑落在故土異鄉上。

茁壯在壁壘分明的年代，走過了軍事對峙戰雲密布的年代，覓橋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浩瀚蒼穹，手摘日月星斗，翱翔江山萬里，腳跨山川百岳，雄風呼嘯九州。在那段艱辛漫長的歲月裡，因為他們的投入而使我們的天空得以安全而遼闊，他們所寫下的「星式傳奇」，是悲壯的、更是偉大的。傳奇背後是他們與他們的家人不爲人知的辛苦、辛酸與奉獻，更多的是在歷史洪流浩浩蕩蕩的悲歡離合。

周大同、王克堅、任克剛、布其方、李德安、郭奇揮……一個個我們或許熟稔、或許陌生的名字，他們短暫如流星劃過的生命，無悔的執著，走過血淚交織的歷史，在天地與亘古

的時空，確保了我們得以創造出傲世「經濟奇蹟」的生存空間。「風雲際會壯士飛，誓死報國不生還。」他們如同一陣輕煙，消逝在無垠的蒼穹，再也無處尋覓。

絕大多數人認爲，這是一個沒有戰事看似承平的年代，在詭局多變的環境裡，在天與地之間，威脅悄無聲息蟄伏，不會遠離；靜好歲月不是來自上蒼的垂憐，現世安穩更非來自敵人的悲憫，覓橋人展翼巡弋著自由的藍天，是那雙無時不刻在護衛著民主果實的手。在他們光鮮亮麗的背後，享受著只有自己才清楚的孤獨；他們勇敢地承擔這份責任和義務，臉上所綻放的光與微笑，所呈現的是面對生命的豁達大度。



圖爲初級班學生駕駛PT17機群，飛過臘河校區上空；臘河時期的官校師生，即便在困厄的環境中接受訓練，仍惕勵勤訓，只求無戰止爭（照片爲高興華提供）。



照片左爲官校六十三期吳相俊老師，中間站立者爲作者，右爲六十七期阮鈞超老師。

二戰期間，英國首相邱吉爾曾在下議院，這樣讚揚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英勇表現：「在人類戰爭的歷史裡，從來沒有過這麼少的人對這麼多的人作出過這麼大的貢獻。」這樣的稱讚，對於一代代憑著熱血視死如歸，用青春美好的生命換取國家生存及人民幸福的覓橋人而言，再適當不過了。當人們仰望和平天空的燦爛焰火時，不該忘記一直以來，有那批隨時準備爲國爲天或已經犧牲生命的年輕人，因為這片蔚藍的天空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所建構的，這一個個的名字或許我們熟悉更或許就曾經生活在你的週遭。

凱旋門依舊聳立，莊嚴、宏偉；它迎接了勝利凱旋的飛將，更見證了覓橋精神的傳承。

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，飛將在，一直都在。